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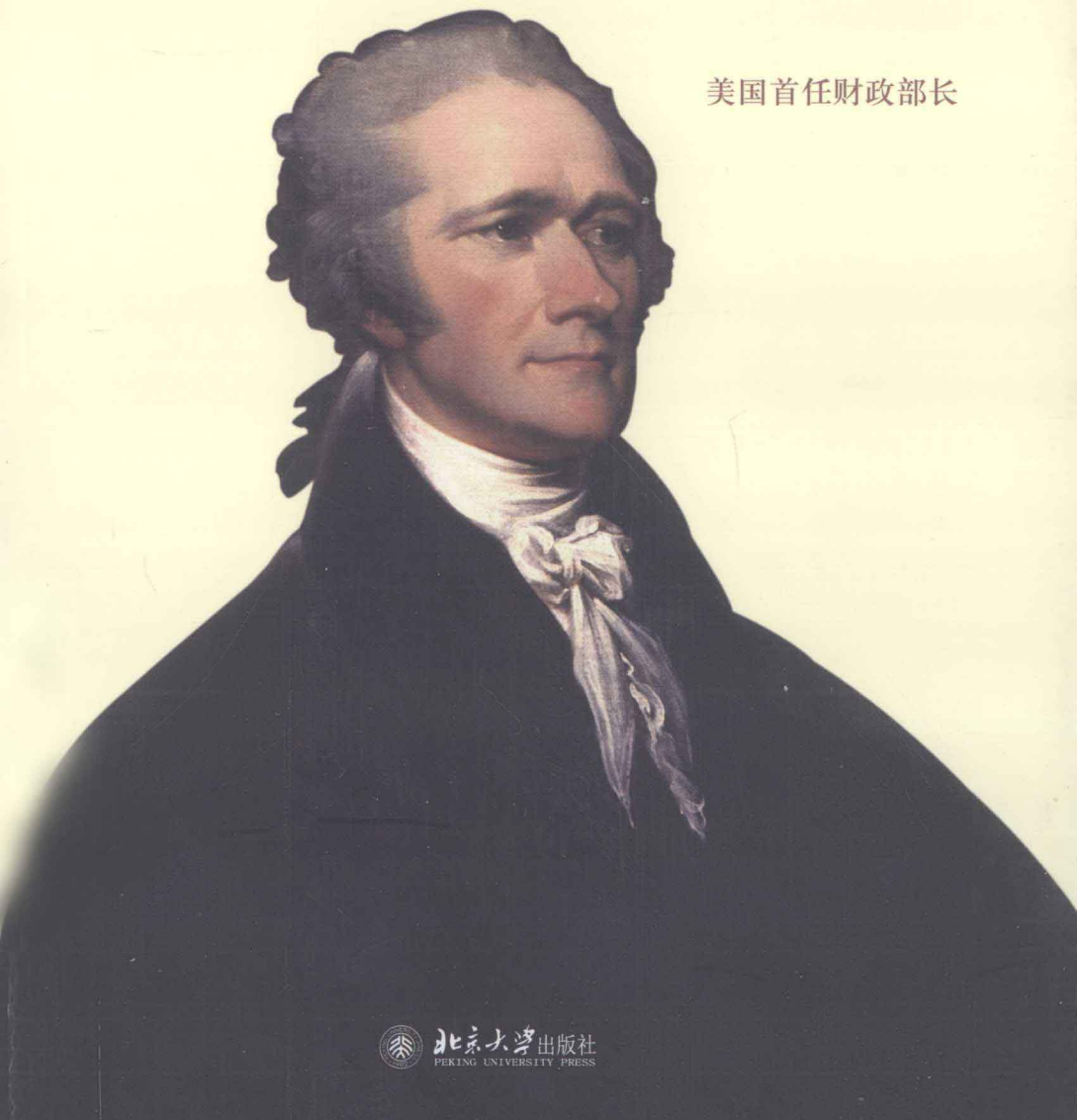
未名传记图书馆

美国国父列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America: Alexander Hamilton

[美] 查尔斯·亚瑟·科南特 (Charles Arthur Conant) 著 欧亚戈 译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



美国国父列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America: Alexander Hamilton

[美] 查尔斯·亚瑟·科南特 (Charles Arthur Conant) 著 欧亚戈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科南特(Conant, C. A.)著;欧亚戈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

(未名传记图书馆·美国国父列传)

ISBN 978-7-301-23489-1

I. ①亚… II. ①科… ②欧… III. ①汉密尔顿, A. (1757—1804)—传记
IV. ① 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5639号



书 名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著作责任者:[美]查尔斯·亚瑟·科南特(Charles Arthur Conant)著
欧亚戈译

出版统筹:高秀芹

责任编辑:苑海波 张善鹏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489-1/K·099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zpup@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80毫米×1230毫米 A5 3.625印张 68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 001 第一章 青年时代与早期公职生涯
- 015 第二章 为宪法而战
- 033 第三章 建立公共信用
- 047 第四章 汉密尔顿——国会支柱
- 057 第五章 加强联邦联系
- 073 第六章 外交事务和中立政策
- 085 第七章 作为政党领袖的汉密尔顿
- 099 第八章 汉密尔顿之死及性格

第一章

青年时代与早期公职生涯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生，是美国联邦形成过程的重要篇章。汉密尔顿的建设性工作至关重要，为这个新生国家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卓越贡献，联邦能否得以按照宪法条文建立并逐步巩固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各州拥有主权的松散邦联，还是一个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揣测是毫无意义的，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为像汉密尔顿这样的人士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没有他这样的指挥和组织天才，联邦的巩固必然会推迟，也必将遇到更多的磨难方得以完成。

美国的汉密尔顿与另外两个其他国家的伟大组织天才——恺撒和拿破仑——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自治政府的政治理想和实施能力方面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在古罗马和法国，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最终退化成专制体制；在美国，它却在汉密尔顿的天才指挥下被置于人民手中，成为人民执行自己意志的强大工具。创造出来的这个武器过于强大，因而当它被掌握在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民主党领袖手里，成为他们实现民主党理念的工具时，

当各州和联邦政府采取许多大踏步做法，消除阶级之间的差别、废除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扩大选举权、把政府仅仅当成是公共意志的仆役时，连汉密尔顿本人也变得警觉起来。

共和国的早期历史铭刻着两大重要思潮的发展演变。一种是由汉密尔顿和联邦党所激发的对联邦感情的不断增长；另一种则是以杰斐逊和民主党的领导为象征的民众权力的增长。这两种思想倾向在许多方面似乎截然对立，然而一旦结合却相克相生、力量剧增，融合成一种崭新的政治秩序——一个权力建立在全体人民意志之上的强大国家——的统一指导原则。正是由于经历了“足够时间”的锤炼，美国人民心中的这两种重要思潮稳定增长，才使得联邦有可能作为一个自由宪法治下的自由人民组成的联盟而存在。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个人，汉密尔顿这个联邦机制的缔造者，以及杰出的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他按照汉密尔顿的要求解释宪法，支持扩大联邦的权力。

恺撒驰骋于日耳曼边境线为罗马帝国浴血奋战，得以远离国内党争；拿破仑出生在法兰西本土之外，远在埃及作战而得以脱离巴黎政治阴谋。如果他俩是由于这种机缘巧合而成为将革命精神由混沌导向有序的最佳人选，某种程度上汉密尔顿在美国也有着类似的境遇。1757年1月11日，他出生在西印度群岛一个名叫尼维斯的小岛上。当他来到美

国之时，虽然年仅 15 岁，但思想上已经趋于成熟。他远道而来，不具有那种影响着许多革命领袖的地缘偏见和州籍情结，因此他尤其适合把自己的目光始终如一地放在某个单一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上，而不是去努力突出某个州的优势。由于没有乡土情结的羁绊，他在独立战争之初甚至犹豫该站在哪一边。同大不列颠帝国政府站在一起？这强烈吸引着他，因为他喜欢制度化而组织严密的政权。支持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他们的军队装备简陋，毫无纪律可言，前途也不甚明朗。为大英帝国效力并建立卓越功勋的这种前景肯定吸引过他。但是，殖民地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对于他崇尚正义和条理清晰的头脑来说，说服力更强。

在 40 岁之前，汉密尔顿的伟大贡献就几乎全部完成了。他的早慧部分源于他出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热带地区，部分源于他早年遭遇的不幸。他的父母和身世一直是个谜，后经反复调查也没能弄清。据信，他的父亲是尼维斯岛上的苏格兰商人詹姆斯·汉密尔顿，母亲则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后代，其前夫是一个名叫列文的丹麦人。但是，关于他的父母及父母婚姻的历史，历来云遮雾罩模糊不清。他的父亲虽然家道早已衰落，但福寿绵长，几乎和他杰出的儿子活得一样长。他的母亲据说在他还是幼童时期就已经离世，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仅仅留下了美丽和优雅的印象。汉密尔顿在晚年

时试图与他的父亲建立定期的联系，还和在西印度群岛上的
一位兄弟有着通信往来。当然，由于他所有在世亲属的背景
十分复杂，这一事实给他的对手提供了很多口实用以诽谤诋
毁他的身世。

汉密尔顿也无法弥补他的先天不足。他既没有能直入
人们心灵的迷人风度，也没有演说家那种能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的个人魅力，常常把即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说得
冠冕堂皇。他身材单薄、腰杆笔挺、举止威严，但身高却比
一般人矮很多。他的演说激情澎湃、庄严高雅，因而朋友
们都习惯于称他为“小狮子”。他的优势是头形优美、大而对
称，皮肤白皙、面颊红润，尽管鼻子硕大，却称得上相貌堂
堂。他眼睛乌黑深邃，与人争论时即被点燃，发出耀眼光芒，
不仅震慑住大量的观众，连对手也不禁为之胆寒。然而，让
他得以征服其他人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聪明才智。卑鄙和
粗俗从来不是他的品格，但他对芸芸众生却并没有太高的评
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缺乏对他人想法的同情心，而
这对于政治家和政党领袖而言是非常实用的。

汉密尔顿很早就开始便不得不自食其力。父亲破产以后，
他由母亲的亲属照料。在长老会牧师列夫·休·诺克斯的帮
助下，他得以受到教育，而此后多年里汉密尔顿与牧师一直
保持着饱含深情的通信。在只有 13 岁时，这个孩子就在西

印度群岛商人尼克拉斯·卡拉格的办公室里谋得了一份差事。他自力更生的信念和有条不紊的习惯令他业务精湛，老板偶尔不在家时，他便成了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他能力超群，还时不时给日报写稿，因而他的亲朋好友决定把他送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在资助下他被送往波士顿。1772年10月，当他抵达那里时，尚不满16岁。非常幸运的是，诺克斯博士给他写了多封富有说服力的推荐信，使得他不久便得以进入新泽西伊丽莎白镇的一所语法学校学习。在这里，他进步神速。他渴望进入普林斯顿学习，但又不打算按部就班地跟班学习，而是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学业，这与学校的规定产生了冲突。于是他转而进入纽约州的国王学院，即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国王学院，他可以在私人教师的帮助下，按照他自己想要的方式继续学业。

1774年早些时候，汉密尔顿决定在殖民地与英格兰的冲突中，选择前者。这个决定部分源于他前往波士顿的一次旅行经历。在纽约的上层社会，支持大不列颠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议会也掌握在亲英派手中。汉密尔顿发现，波士顿是反抗英格兰思想的温床，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时局分析。他声称，他以前形成的对“内阁一方的强烈偏见”，在听了这些分析之后，让位给了“那些支持殖民地主张的超级力量”。发表公开宣言表明立场的机会很快就来临了。1774年

7月6日，在“原野”上进行了一次重要集会^[1]，目的是敦促议会里的托利派就加入其他北美殖民地事宜召开一次会议。汉密尔顿参加了集会，在听了几个人演讲之后，他强烈地感觉到还有些观点没有表达出来。于是他直接走上演讲台，开始为殖民地一方进行慷慨激昂的辩护。由于他个子比一般人矮，加上身材瘦小，看起来还不到17岁。然而，观众认出了他是学院的学生，对他报以热烈的欢迎。

借助于发表小册子和报纸文章，汉密尔顿很快站到了争取公民自由的最前沿。他所撰写的没有署名的文章显示出超强的说服力，被认为是出自爱国者领袖中最杰出人士的手笔。莱克星顿的枪声预示了武装冲突不可避免。1776年初，汉密尔顿接到命令，负责指挥一个炮兵连。这支部队纪律严明，引起了格林将军和其他领导人的关注和赏识。格林向华盛顿推荐了汉密尔顿，而华盛顿本人则早就有机会见识了这个年轻炮兵军官的勇气——在灾难性的长岛之战中，汉密尔顿以其巨大的冷静和勇气保护住了后方。

1777年3月1日，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为其军队中的上校助理。在这个岗位上，汉密尔顿为他的笔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为司令部撰写和起草了大量的信件、报道和声明。这

[1] 那天占用的那个“原野”就在今天的城市礼堂公园，当时是纽约的北部边界，紧挨着它的就是国王学院，“学院城”这个名字今天仍然沿用着。

些资料中的很多篇章都保存了下来，它们不仅记载着华盛顿清晰的指挥思路，同时也铭刻着这个年轻人的语言技巧与逻辑。柏高英投降之后，汉密尔顿做出了富有价值的贡献：说服盖茨将军派出一部分军队支援华盛顿。这个时候尽管汉密尔顿的口袋里有着华盛顿的明确指令，但他相机行事不辱使命，展示了机敏的外交技巧——这在他与人打交道时是不太常见的。由于命运的安排，汉密尔顿遇见当时成为美军俘虏的安德鲁，这促成他给舒勒小姐——后来成了他的夫人——写信交代此事，成就了充满哀伤的美国革命史中最富有浪漫有趣色彩的篇章之一。

汉密尔顿与华盛顿的争执——描写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发生在他为华盛顿服务将近四个春秋的时候。有一次，他执行将军指令时有些延误。华盛顿指责他的助手不敬，汉密尔顿则激烈回应道：“先生，我没那个意思。但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们还是分开吧。”尽管华盛顿千方百计力图挽回局面，但汉密尔顿不愿意和解，执意回到前线杀敌效力。他带领着士卒，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向约克镇的英军阵地发起猛攻，仅仅10分钟，就攻下阵地，而攻击另一个阵地的法军过了很久之后才传来捷报。

战争尚未结束，建设天才汉密尔顿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他的建设才能在后来的华盛顿内阁中找到了广阔的施展空

间。1780年，他给国会议员杜恩写信，精辟分析了《邦联条令》存在的缺陷，呼吁应赋予邦联国会全部主权，并就它的权力问题提出了多条建议。建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后来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同年早些时候，他给罗伯特·莫里斯写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探讨联邦财政问题。他仔细分析了纸币及其贬值的原因，建议通过减少纸币流通量、实行温和税收，以及向国外借款奠定国有银行基础这些措施，重建坚实的财政。1781年的邦联国会，最终确立了由委员会管理的政府制度，但这一简陋的制度显然是前途渺茫的。几个执行部门随之建立起来，约翰·苏利文向华盛顿推荐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华盛顿在回信中说：“在类似这个年纪的人中，没有谁比他知识更渊博，投身革命更坚定，更具备诚实、优秀的品格。”虽然最终罗伯特·莫里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是汉密尔顿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探讨这一部门的工作，这一老一少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

汉密尔顿寄希望于统一国债和建立国家银行，以实现巩固联邦和将国家的财政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这个双重目标。他写道：“国债如果不发行过度，它将是国家的福祉、联邦的强力黏合剂、维持税收的必需品和工业的催化剂。”所有这些好处是否都源于国债，也许还存在很大疑问。然而，他所列举的第二个好处却毫无疑问是汉密尔顿提议建立国债

的主要动因之一。虽然莫里斯创建了北美银行，但是其规模比汉密尔顿建议的要小很多。鉴于国家未来的需要以及欧洲银行的成功榜样，这个年轻人提议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它拥有1000万或1500万美元资金，有权建立分支机构，具有发行与它资本相等的纸币的独家授权。这个机构在政府和银行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通过和美国政府签订合同，有权处理邦联国会所有纸币的事宜。

在不满24岁的时候，汉密尔顿就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纽约紧紧联系在一起，获得了它的公民身份。在许多方面而言这对于他是非常具有价值的。在处理驻军于阿尔巴尼的盖茨将军的公务中，汉密尔顿遇见了伊丽莎白·舒勒小姐——纽约州最上层的社会和政治领袖之一菲利普·舒勒将军的女儿。1780年春，他与舒勒小姐重逢，瓜熟蒂落订立婚约。同年12月14日，两人举行了婚礼。战争结束了，他除了军队欠着的饷银和嗷嗷待哺的妻儿之外，一无所有。他拒绝了岳父慷慨的帮助，申请学习了四个月的法律。1782年夏，他进入阿尔巴尼律师界，在等待客户的同时，继续在财政和政治方面进行研究，并通过公开出版物强烈呼吁建立强大的联邦。1782年6月，在谢绝多个公职之后，他最终接受了罗伯特·莫里斯的任命，出任纽约州的联邦收税官。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接近纽约立法机构的机会。该立法机构

接到指令将于7月份在波基普西召开一次额外会议，接受邦联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的报告。

1782年5月，邦联国会开始考虑国家濒临崩溃的财政问题，议员分成四个小组，负责解释各州存在的共同危险。在北方代表团的要求下，克林顿州长召开了额外会议，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范战争的议案。汉密尔顿来到波基普西，襄助他的岳父舒勒将军。正是在舒勒将军的提议下，纽约州参议院将自身变成一个从整体上考虑全国事宜的委员会。经过两天的讨论会议产生了一系列解决方案，这些极有可能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方案经由纽约州参议院无记名投票通过，并为州众议院一致接受。

这些解决方案指出：最近的经验表明，“有最强烈的理由相信，继续实行大陆政府的当前宪法，破坏了公共信用”，对于各州的安全和独立也是一个危险源。从现实可行的补救措施这个角度来看，公共困境的根源在于邦联国会缺乏足够的权力，尤其是缺乏获得税收的权力。因此，纽约州的立法机构敦促“邦联国会建议、各州同意采取措施，召开所有州参加的全体会议，专门授权修订《邦联条例》；保留各个立法机构批准其决定的权力。”这些解决办法要求把政府权力转移到邦联国会和各州的行政机构手中。汉密尔顿参加了立法机构，并讨论了税收的主题。由于他对税收问题兴趣

浓厚，财经知识广博深邃，因此被立法机构选为纽约州派往制宪会议的代表。

汉密尔顿富有组织才能和远见卓识的形象，在他短暂的邦联国会任职生涯中彰显无遗。他从1782年11月起占有纽约州的国会议席，直至1783年8月辞职。从一开始，他就施加影响，支持建立强大的行政机构。这在加强新成立的财政部和外交部的领导权力一事中，表现最为突出。他为罗伯特·莫里斯提供了杰出的服务，几乎促成通过对进口产品普遍征收关税的措施的议案，最后由于罗德岛的顽固阻挠才功亏一篑。如果这个建议得到实施，将给中央政府带来永久的税收，很可能会极大地缓解当时的困境，然而如果实现也可能推迟1789年《联邦宪法》制定一个更加彻底的各州联邦的时间。这仅仅只是汉密尔顿富有想象力的脑海里所萌发出来的诸多宏伟蓝图中的一个。1783年3月17日，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即计划建议几个州支付包括军队欠饷在内的所有公共债务，这是重建公共信用的唯一途径；此外，如果战争还有必要进行，它使我们能够通过海外借款继续作战。

这也许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汉密尔顿非常担心战争还要